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二十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成王

十一年周公在豐將沒作無逸用訓于王周公薨王命君陳纉周公之任作君陳魯公來奔喪初周公欲葬成周王葬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謚曰文公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

出口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承之成文武之德聽天下之政七年致政
于成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志無矜色可謂能臣
矣魯公奉周公主歸國徐夷乘喪作亂魯公治兵于費
作費誓子夏問諸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
辟也者歟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
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此之
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

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有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則吾不知也

論曰孔子定書必有先後之義經秦焚燬聖人之意不可盡見愚詳攷經文禹當堯時别九州平水土而載於夏書之首者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今雖以載於帝堯之時讀者探本索原固未失聖人之意矣高宗惟傅說之言是聽殷所以衰而復興禮所以廢而復起黷于祭祀

其初年時事也若不能改致有肜日之異又何以為高宗故今載肜日之訓於說命之前以不没高宗改過從善致中興之實也康誥叙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之叔父也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稱曰乃寡凡其曰凡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

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公于東豈有
康叔得封反任唐叔之後者乎故不得不舍書
叙而從經史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王
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于豐而作多方及營洛
邑成周成反政于王分正東郊而作多士以多
士在多方之前既無大義而時不可逆是以正
之也武王崩之年師尚父猶在成王二年三監
叛尚父不任征討而周公自行者是尚父已薨

矣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將兵居外者恃召父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没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爲最後也凡此皆本之經文非敢以胷臆亂古書之舊或有尚論古人之君子盍試攷諸是乎非耶又從而正之可也

周書敘無逸曰周公作無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大小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周書叙君陳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

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周書敘費誓曰魯使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費誓公曰嗟人

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

叏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衛侯郤伯皆有馴行由是康叔入為司寇季載入為司空有令名於天下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得郊禘大雩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當祫則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八佾以

舞大夏此宗周禘禮也以祀周公於魯廟賜許田為魯會東都朝宿之邑命魯公之弟食采於周舉文武勤勞之後鬻熊曾孫熊繹以子男之田封之於楚居丹陽大雅十五篇曰假樂四章章六句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有常也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羣臣也百辟卿士媚

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息也

十九年甲辰

二十九年甲寅王將崩命大臣輔太子作顧命周書叙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兹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

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

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賔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

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論曰人多以為成王中材之主也以愚觀其臨終處斷大事不動聲色過人遠甚然後知周公所以教之者至而成王進德之勇也成王既崩然後逆元子於南門之外者是太子宮在南門外也夫太子國儲宮副疾既大漸而不居中可乎古者聖賢之君以死生為常故不與怛化小

人大命未終妻子已環而泣之者同也以大臣為腹心故公其子而不與之私重輔弼也以天下為家故必終於正寢公卿百官受顧命而不没於妻子之手也後世此道不明人君牽滯於兒女子之情而懼於死生之變以利勢亂其心而以天下私其子故不任大臣以天下而大臣亦不敢以天下自任於是有母后臨朝之顛制有外戚擅權之大患有閹寺狐鼠之深害有偏

信獨任之隂謀矣此後世所以不及三代也

又曰唐虞夏商天子之服十有二章繢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絺繡宗彛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上公九章自山龍而下侯伯七章自華蟲而下子男五章自宗彛而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而下士一章黼黻而已周天子九章士皮弁素積天子公侯卿士五服有章矣康王受命之際其君臣冕服非常章何也天子崩嗣君即位而

後成服者不敢重已事而輕天命也不敢後父事而先已事也衰麻者闕文

周書序康王之誥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

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

冕反喪服冬十月葬王于畢謚曰成王

皇王大紀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二十一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康王

元年自帝太昊開明倫理後聖繼作至于康王脩身齊家之法備矣於是集為十篇以埀後世統人倫曰天下之人莫不有家家之大至于王者極矣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夫婦父子君臣長幼朋友謂之五典又曰五

常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謂之七教祖父伯叔子孫姑姊妹女子子外王父外王母舅姨外舅外姑謂之九族或曰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子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玄九也或曰諸父兄弟姊妹諸舅師長朋友謂之六紀極家之大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兄弟之倫與衆庶一也恩莫隆焉義莫重焉叙莫備焉所以為天下率也王或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史不書其罪死宰不徹膳其

罪死是故王者莫大於脩身身修然後能齊其家齊家之道始於夫婦夫婦之道得故天地合而萬物興冠禮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士也故始冠玄冠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古者五十而後爵故無大夫冠禮夏殷之世冠適子於阼一加緇布之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每一加則醮於客位周公之冠元子也三加畢乃一醴是後遂以為常其冠庶子也則醮於房外士之冠者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

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成人之道也將責以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詞令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詞令順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為國本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故聖王重

冠冠者禮之為始也嘉事之重者也行之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是故緇布之冠不緌曾子問於孔子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

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素報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或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天子之子十有三年而冠十有五年而娶諸侯之子十有五年而冠二十而娶士及庶人二十而冠三十而娶男娶曰婚女嫁曰姻父子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婚義曰昏禮萬世之始也將以

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婚姻之禮行之以媒妁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是謂六禮禮以幣鴈主人皆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女師教之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及期女次純衣纁（許云）袡而立於房中姆纚（山奇）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頴

（乎善）黼在其後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爵弁纁（許云）裳緇袘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見外舅外姑再拜奠鴈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女乘以几壻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姆辭不受乃驅御輪三周御者代壻乃

先俟于門外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音脩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三王作牢用陶匏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腶脩以特豚饋卒食婦餕餘私之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以著代也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

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貧

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或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灑掃夫婦曰天子娶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有妾諸侯一娶九女三姓夫人行以姪娣從兩國來媵亦以姪娣從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不下漁色君子遠色以為民紀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紀過其罪殺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當御者授之以銀環著于左手當退者授之

以金環著于右手事無小大記以成法大夫曰孺人有姪有娣士曰婦人有妾庶人曰妻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諸侯不再娶不二嫡也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是故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不嫁而從子所以敬父母尊先祖也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是故慎之於始有五不取之制不幸而誤雖有七出之義而又有三不去之禮焉曾子問於孔子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

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曰親迎女在塗則如之何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曰

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

初曰取女有日而女死如之何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

除之夫死亦如之子婦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

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側乙縰所買笄總

子拂髦冠緌纓端韠音必紳搢笏偪屨著綦其記婦衣紳衿

纓綦屨左皆佩紛帨刀礪小觿許規金燧右皆佩大觿木

燧子有玦捍管遰時世婦有緘管線纊施縏步下袠秩以適

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音何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後而敬扶持之問所欲而敬進柔色以溫之饘酏羊支酒醴飯食膳羞芼羹惟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丸枌榆扶云免問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春宜羔豚膳膏薌牛夏宜腒鱐膳膏臊狗秋宜犢麛音迷膳膏腥雞冬宜鮮羽膳膏羶羊狼腸狗腎狸正脊兎尻苦高狐首豚腦魚乙鼈醜去之雛尾不盈握舒雁翠鵠鴞胖音判舒鳧翠雞肝雁腎鴇音保奥鹿胃雛鼈弗食羹

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側吏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其鴆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孺子早寢晏起惟所欲食無時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宫昧爽而朝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對牟巵匜羊支非餕音俊莫敢用孺子餕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

敢噦於月噫於介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居衛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女陳箴請補綴朱劣五日則燂詳廉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方煩請靧音悔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子婦孝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

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子不同席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恱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父母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

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恱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没身不衰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供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冠衣不純素在醜夷不爭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言孝不言慈

閫門之内戲而不嘆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髙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不許友以死親在行禮於人則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初舅没則姑老冢婦每

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敢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請而後與之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宫室辨外内凡内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不敢懸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簟篋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受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内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是故男

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
裳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
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僕御婦人
則進左手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
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夫婦七十而同藏無間妾未五
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
妾御莫當夕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
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

日再問之男設弧于門左女設帨于門右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大夫少牢士特豕庶人特豚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女則否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事然後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與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

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男角女羈是日也夫婦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西妻抱子出自房東面姆先相曰母某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執子右手而名之妻曰記有成遂有名辯告内外書曰某年某月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而藏諸閭府獻其一於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世子生則君夫人皆立于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君撫其

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凡父在孫見於祖祖名之無辭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曾子問於孔子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

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衆皆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凡名子者不以國不以

隱疾不以山川男女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汝失袴朝夕學幼儀請肄以至簡諒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

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男子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約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笄而字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雜記曰女雖未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修身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始學禮曲禮曰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
不可滿樂不可極坐如尸立如齋賢者狎而敬之畏而
愛之愛而知惡憎而知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
毋茍得臨難毋茍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
而勿有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從宜不踰節修身踐言謂之善
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
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男子既冠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曲禮曰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將適舍求毋

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即席容毋怍衣毋撥足毋蹶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燕居告溫溫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諂丑冉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侍坐於尊所尊見起同坐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始見君子者

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童子曰聽事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早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有貳車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

荒毋瀆神毋循枉逰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歛髮
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
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
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
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
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博學曰男子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學記曰發

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斆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比年

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

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亦不反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

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

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

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工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者可以

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仕道曰男子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七十懸車致仕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齋居戒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傸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

卒爵然後受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尊必上玄酒惟君面尊惟饗野人皆酒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士於君言大夫没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

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飱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一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拜凡

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拜稽首送之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皇王大紀卷二十一

皇王大紀卷二十二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康王

十一年甲子宋公微子啓薨世子蚤死有孫曰腯不立以弟衍嗣是爲微仲

十二年君陳薨命畢公高之洛邑周書叙曰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
公保釐東郊王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
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
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
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
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
師今予祗命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

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
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
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
同流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
夸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
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惟周公克

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聖人生知性與道合宜無待於思也而孟子謂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然後仁覆於天下者盖天下之情萬端變動百出聖人欲總攝無遺永終必用故竭心思

然後可也聖人竭心思而為之愚人肆愚見而改之天下之無仁政也久矣立宗廟井田封建學校軍制宮室車旗冠服聘射燕飲養老喪葬服制祭祀皆仁政之大者也集為十有三篇以見帝王之法制大略具存若能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亦可以致大治人道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以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

女有别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之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别子為祖繼别為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謂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其為曾祖之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

為禰宗自高祖宗至禰宗四宗為小宗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其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勿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

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敬宗焉終事而後私祭曾子問於孔子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殤有陰厭有陽厭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子祔食庶子不祭禰者同其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

無宗亦莫與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家
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
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
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
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
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井田曰先王之井田也井不易

之田也城郭宮室塗巷溝洫不與焉夏后氏之田九州九等見天下之田有九等也而州一等者舉其多者也故田必以九等定周承二代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畒寸有長短尺有大小以中人之指為度則今之官尺可以為准也尺定則步定步定則畒定畒定則井定井定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一都之田一千二十四井百里之國均分為十都則不足為九都則有餘故有大都有小都因山川形勢之宜而

制之也王畿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為夫家八百萬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是四萬五千家為鄉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是七萬五千家為六遂也近郊為鄉遠郊為遂王畿八百萬夫為鄉遂者六十猶有餘夫五千而曰六鄉六遂者百里為六鄉一鄉大夫治百里也百里為六遂一遂大夫治百里也與外公侯所治同也諸侯百里為夫家八萬雖百里六遂

其為地也狹於王畿百倍其為夫家也少於王畿百倍矣當家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夏后商周之百畝當秦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餘夫二十五畝當秦十畝一百步餘夫為少壯未娶者已娶未成家者人受十畝一百步蓋先王以百步為畝而秦以二百四十步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夫耕之以百畝為公田當今五六口之家能耕古之百畝而已耕秦之百畝則力不給以古畝分田則易以秦分田則難蓋古畝實收公田之穀粟而已秦畝則稅之惟取公家之

穀粟而已不問民之有山陵川澤之出與否也秦畝則賦之惟取公家之財具而已不問民有水旱蟲螟之災也是故古畝雖小而民得其所秦畝雖大而民不獲其所者衆矣今遵用先王之畝而井之井九百畝因其山川宜溝洫者溝洫之宜封樹者封樹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道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田首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

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凡井邑皆有溝樹之限而都鄙有城郭溝池之固居者有定宅行者有定路善良得安姦宄可禁今日土田之欺奬爭訟皆絶矣法制一定壞之則難此其大畧也行之者可以類推焉也孟子曰百畝之糞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言農有勤惰則得穀衆有多寡也封建曰先王之封建也計不易之田以

為都畿以封諸侯畿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方者以數計為定制也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若夫山陵林麓川澤之地則因田之所占以為疆界其長短廣狹不可懸定不可得而方也名山大澤天子自有之不以封諸侯也若田則必以數計周公封魯儉於百里太公封齊亦儉於百里此其正封錫之山川土田是也加賜附庸所以尊盛之耳附庸之君自有其田諸侯不得兼而有之也故顓臾為東

蒙王在魯邦域之內至於末流而魯猶不敢奄為已有也先王之制嚴密如此而王制曰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山林陵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既曰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矣又曰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其文脫疎自相牴牾秦滅先王之迹漢興儒者首為此言後世不復推究妄妄相承井田封建之制亂而不可尋矣故劉歆周官大司徒之職遂以為諸公侯伯子男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四

百里三百里二百里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而職方氏又曰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五十子方百里則百男前後坐異無復法制也削去漢儒妄言則公侯伯子男田土人民各有定數山林陵麓川澤各隨田以為封疆之界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率率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天子賜之以弓矢然後得

專征賜之以鈇鉞然後得專殺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此商制也與唐虞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之制同乎異乎曰不異如元年東方諸侯來朝二年南方諸侯來朝則東方諸侯來小聘是謂比年一小聘三年西方諸侯來朝則南方諸侯來小聘而東方諸侯來大聘是謂三年大聘四年北方諸侯來朝是謂羣后四朝是年也則西方諸侯來小聘而南方諸侯來大聘五年北方諸侯來小聘而西方諸侯來大

聘六年二月天子乃東巡狩是謂五載一巡狩時則東方諸侯朝于岱宗之下是謂五年一朝是年也受北方諸侯大聘七年五月南巡狩則受東方諸侯小聘八年八月西巡狩則受南方諸侯小聘而受東方諸侯大聘九年十一月北巡狩則受西方諸侯小聘而受南方諸侯大聘十年則東方諸侯復來朝而北方諸侯來小聘十年西方諸侯來大聘周而復始天子無踰年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不禀命於天子此真帝王

檢身修德保大其業日新無弊之良法也故周制亦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而六年五服一朝者周家禮文繁縟故朝與廵狩各歴一年欲行之者無倦可長久也曰然則周以十二歲而一廵狩之言非與曰非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廵狩者猶曰前六年五服朝之年後六年王時廵狩之年爾讀者以詞害意不知簡易尋繹先王之制而劉歆周官遂生異說以為王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

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欲推行則乖戾使先王之制亦不明于後世此學士大夫之罪也鄭氏謂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乃晉文霸時所致安得此無稽之言乎鄭氏於經無不通誦為之觧釋然以臆斷者十七八其言封建之制所害尤大不得不辨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

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有世子世其國者也夫人之首子為嫡子嫡子死則立母弟無母弟則立庶長無庶長則選於支庶之親且賢者入繼大宗皆因朝而與見之天子天子許之而誓之以事上君民之道然後定為世子其秩視天子之元士諸侯薨世子居喪諒陰三年政在命卿喪畢以士服入見天

子曰類見言謚曰類天子以册命命之以宗廟賜之以衮冕之類而饗之始成為諸侯此繼世之諸侯也始封者論功徳定其爵等分之以田數天子立於太廟阼階之南南面大宗伯儐天子所封者北面史由天子之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賜牧九命作伯大司徒命土方氏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小司徒立其宗廟社稷正其畿疆之封量人為之營城郭宮室市

朝道巷門渠司險設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而達其道路大宗伯作其瑞典正其儀辨其等司服正其服内史作册命副以命卿公侯之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伯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子男之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無送故迎新之勞無簿書緣絶之弊無胥吏專擅之姦上無苟且之政下無覬望之事上下之分辨而民志定貴貴尊尊化行天下城郭溝池周遍四垂以經理國家而姦宄强暴不得縱横以守衛中夏而蠻夷

戎狄不得猖獗垣藩屏翰本固根深牢不可拔此太昊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聖聖相承竭其心思使諸華之人父子世世相保不為兵戈之所摧折者也自堯而上年不可知自堯而下二千餘年雖有衰亂而終未嘗大禍中國也自秦郡縣天下及今才千五百餘歳而戰爭大作中原蹂踐屠毒者至於再至於三矣而為國者猶未悟也嗚呼天乎悲夫

論曰先儒以為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

之地其言是也以為中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何以言之愚深攷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方百里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夫然後足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也若受田者止於三

百萬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爾安在其為方千里本根不强將何以應千八百國之求乎劉歆所言以為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亦非矣按周制分土惟三未嘗有五等也先王以田制禄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視

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

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計口受田積而上之

視其交際之廣狹裁其用度之多寡而受之也

為公侯者田必百里不百里不足以事天子睦

四隣親九族守宗廟定社稷伯必七十里子男

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若鄭氏劉歆所

言乃連山亘川不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為

國者也夫田之肥磽四方不同故大禹有九等

之别後世亦有十色之辨因其地之肥磽以定井之廣狹百里之田提封萬井是為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林陵麓川澤又始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乎井田封國帝王之世萬事根本也若根本無法制則萬事將如之何又諸公封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是方百里者六十五十里者一矣以鄭氏所言王畿計之合六國諸侯已足與王為敵尾大不掉豈先王

之良制哉嗚呼井田封國仁民之要法也唐太宗嘗慨然有復古之心惜其諸臣識不足以知三代之遺風也使太宗有其臣足以行之則唐世終無藩鎮跋扈簒弑之禍而末流終無卒徒扶立强鎮制命之事矣噫有國家者欲如三代保守中國以天年終必有以封國而後可

皇王大紀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二十三至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二十三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康王

學校曰陶唐氏始建大學曰成均有虞氏曰庠曰米廩夏后氏曰序曰校商曰學曰瞽宗周曰膠曰庠此五代之學也若夫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則漢儒之亂名也凡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

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及釋奠于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學干戈秋學禮冬誦書學羽籥弋灼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學舞干戚大樂正授數小樂正詔之於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執禮典書者詔之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

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遂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鄉有校遂有序國有學以周官攷之則州亦有序名雖不同然家之塾黨之庠所以教童子秀士也鄉之校遂之序所以教成人選士也國之學所以教壯而博學造士也自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下人材皆生於鄉遂之夫家者也鄉大夫遂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六鄉六遂之吏使各以教其

所治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胥教二十五家以司徒之法者也其法謂何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有事則閭胥各聚其衆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四閭為族族師帥四閭胥教百家月吉屬其家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五族為黨黨師五族教百家四時之孟月吉日屬其衆讀法春秋祭亦如之國索鬼神而蜡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書其徳行道義五黨為州州長帥五黨正教二千五百家正月之吉屬其衆讀

法以攷閭胥族師黨長所書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衆而讀法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亦如之歲終則會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卿大夫廢置大比則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

按唐虞之官人也三載考績三考乃黜陟幽明夏后商周因之者也官人既如是則學校之教士亦如是閭胥族師黨正擇民之秀者十年出就外傅鄉遂大夫三大

比然後自塾之庠升秀士之有德者於鄉校遂序名在司徒不從鄉之征役而謂之選士又三大比則鄉遂大夫贊司徒自鄉校遂序升選士之有德行者於學建大樂正焉名在大胥之版不從司徒車甲之教而謂之俊士大樂正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教之以樂德中和祗庸孝友教之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教之以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濩大夏大武于九

年學成然後大樂正以告于王王與冢宰定其論某可以為公與某可以為孤與某可以為卿與某可以為大夫與某可以為士與官有闕則各以其材補之小學九年習六禮七教八政之名數而歸之于家見于行事不專居學也其有雖通名數而識趣汙下無德行者則各因其材以為工賈府史胥徒不得為士大夫矣鄉學九年通六禮七教八政之理義亦歸之于家見諸行事不專居學其雖有通義而志不正固無德行者亦各因其

材以為工賈或府史胥徒不得為士大夫矣國學九年講習先聖王之大道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猶有大姦慝矯情飾行者可以欺衆人而得至於國學者及大樂正揆之以天道照之以聖心則無所逃矣故有天子視學之禮而大樂正之任不可輕矣此古者人材所以過人必四十而後仕也豈與不問賢否糊名考校取其虛文一日

之長者比哉軍法曰制軍之法天子之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百里為六鄉百里為六遂近郊為鄉遠郊為遂方里而井一井八家為田九百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六十四井一丘之賦戎馬一疋牛三頭四甸為縣四縣為都甸地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為成加三十六井為百井一成之賦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八百夫中取七十五人亦十一之法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二十五家四閭為族百家五族為黨五百家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五州為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

出車百乘六遂出車百乘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一百人五卒為師二千五百家五師為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千乘之軍步卒甲士七萬五千人是為六軍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為六軍者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為井一千有奇為夫家八千有奇出車十乘有奇公侯之國方百里為田百井或為十都或為九都為夫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甲士七千五百人為師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也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言夫數也三代明

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官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

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田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馬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閲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大角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

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苦冗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

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吏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五十者不為甸徒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頒禽隆諸長者劉歆周官大司馬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謹按井田封國之制天

子方千里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以一成十里之賦計之於八百萬夫之家取七十二萬人為步卒選二萬人為甲士是為萬乘盖什一之法真先王寛大之制也夫然後可以中天下而立當四面應諸侯而無侵陵之慮矣豈止六軍而已哉然而云爾者天子閒居以六軍入宿衛有大事天子親出六卿各將一軍以從故也夫立政而籍兵固七十五萬人矣平居入宿衛有事而徵發惟六軍是用是亦什一之法真先王

長久之策也夫然後可以中天下而立當四面應諸侯

而無危迫之慮矣豈止六軍而已哉若諸侯則田方百

里九萬夫之地是為千乘之國受田者八萬夫所得以

為兵者三師而已不得有三軍之衆也嗚呼聖帝明王

之制可謂盡善天子諸侯形勢如此其懸絶也夏非桀

商非紂周非幽厲則其盛大之業豈至於亡湯七十里

文王百里非大聖人安能致諸侯心悦誠服而有天下

後人徒見春秋之時五伯擅命遂以封建為不如郡縣

曾不知平王而下衰微不足以自立然猶傳世二十為天下共主畿五百年者正賴之於諸侯也如後世郡縣天下則東周之亡也久矣秦之子嬰晉之愍懐隋之越代可攷也則又有唐末藩鎮跋扈誓封建者是皆逆賊專地抗衡朝廷不能制其死命不得已而授之者也豈與三代論功德選親賢分土惟三者比乎

論曰三代宿衛之法不可得聞矣然亦有可推者按三代王畿千里八百萬夫籍為兵者七十

有五萬人以六軍為十番入宿衛自王城達于畿封一歲十二月虞夏五載一廵狩周天子六年時廵則未知其宿衛扈從者皆以一時而更乎以一時而更則五年而再周也春聽之以鼓鐸夏教之以茇舍秋辨之以旗物冬習之以戰陣宿衛三月廵狩四方周而復始習之也故不惰教之也故不驕親之也故不悖寛之也故不怨三王之王以守則固以征則强後王雖不振

猶有所恃循者以法良故也

宮室曰周禮土方氏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魚制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營國方九

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王宮門阿之制五雉

宮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天子五門雉門象魏之門發號施令受大朝會法度所出振鐸之朝也夏后氏之世室也旁為清臺以觀天文殷人之陽館也又曰重屋也周曰明堂旁為靈臺以候雲物其外為庫門又其外為皐門其內為應門又其內為路門應門之內為燕朝以朝王族外為治朝以朝百官庫門之外謂之外朝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路門之内路寢一天子居之小寢五后與三夫人居之内有九室九嬪居之諸侯三寢三門應門之外為皐門其内為路門天子諸侯門有臺天子之堂𡨋一尺殷三尺周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外屏旅樹諸侯内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冠服曰冠冕衣

裘屨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

必列

素端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居冠屬武自

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親没不髦素冠徹緣大帛不緌委武玄縞而後蕤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亡鷄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犬羊之裘不裼庶人之服不文飾也故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

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王后六服褘許韋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素紗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王及后之服屨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曲袷如矩三袪十有二幅縫齊倍要鉤邊續衽衽當旁袼之高下

可以回肘長衣中衣繼揜(於檢)尺袷二寸袪(起魚)尺二寸緣廣寸半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野夫黄衣黄冠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韍(甫勿)帶佩玉韍韠(音必)也有虞氏之服也夏后氏文之以山殷火周龍章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音圓)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一命縕(於忿)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力出)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

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音其)組綬士佩瓀玟(莫杯)而縕組綬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左玉佩右器佩玉佩以修德器佩以祗事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千見)結佩而爵韠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於玉比德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圭笏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合六瑞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他弔）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貫）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

兵守璧羡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天子之笏曰珽天子搢音箭珽杼上終葵首方正於天下也諸侯曰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見天子入太廟與射無說笏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執孤

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服食起居雜禮天子玉藻十有三旒前後邃延龍卷以
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
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羊支卒食
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
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
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

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皇王大紀卷二十三